

邪門歪傳

● 武俠精品系列 ●

公孫鑫作品



下

公孙鑫 著

邪门歪传 (下)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邪门歪传(上中下)

作 者:公孙鑫

责任编辑:邢爱光

责任校对:冯晓岩

装帧设计:郭宇峰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吉林电力职工大学印刷厂

开 本:787×1092毫米 32开

字 数:560千字

印 张:25.5

版 次:1998年9月第1版

印 次: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

书 号:ISBN 7—5387—1260—7/I·1226

定 价:28.00元

目 录

	楔子	(1)
一	人海孤雏	(5)
二	智除官霸	(25)
三	修罗仙府	(49)
四	绝艺初成	(75)
五	安心公子	(98)
六	意外相逢	(122)
七	鬼王谷主	(144)
八	泰山喋血	(164)
九	血花二狼	(183)
十	魔教秘坛	(204)
十一	寒梅神功	(227)
十二	五湖水道	(251)
十三	大闹君山	(280)
十四	栽赃陷害	(302)
十五	追魂毒魔	(329)

十六	天狼谷主	(354)
十七	玄弓大阵	(376)
十八	百草山庄	(397)
十九	雪山老怪	(422)
二十	碧眼金蟾	(442)
二十一	祸乱宫禁	(465)
二十二	域外邪术	(489)
二十三	道高一尺	(504)
二十四	血狼残魂	(532)
二十五	东海寻宝	(558)
二十六	玉斧神功	(583)
二十七	金蟾显威	(605)
二十八	万蛇大阵	(625)
二十九	万年火兽	(648)
三十	重返中原	(675)
三十一	重振雄风	(698)
三十二	神剑扬威	(721)

二十二 城外邪术

皮在痒看了看铁朴手中一叠黄纸，纸上画满的是一面手掌般大的八卦镜，道：“献给太子殿下，教他怎么用。”

铁朴将手中东西交到太子殿下手中，忙道：“这些符法就贴在皇上所卧龙床四周，这面八卦镜就藏在皇上心口处，据清观寺掌门说，只要这些安放好，任何妖魔鬼怪、摄魂法再也不能勾去皇上的三魂七魄。”

铁朴又道：“掌门住持还问我皇上现在的情况！”

皮在痒忙道：“那你怎么撒谎？”

铁朴尴尬一笑道：“我说是我亲人可能中了邪法，再把皇上情况告诉他。”

皮在痒忙道：“那他怎么说？”

铁朴道：“掌门住持说皇上可能三魂七魄已被勾去了二魂三魄，命在旦夕；他还想跟我一同前来，可是不敢，只好编了一大串理由搪塞了。”

铁朴吁了口气，又道：“清观道长好似洞悉我有难言之隐，便笑笑对我说，有需要再去找他，他会想办法，不必他亲身出马也能破除邪法，今日一试便知了。”

于是大太子暗藏了这些东西，由侍卫带领下到皇上寝宫。

大太子到了父王住所，却只能远远的看着父王，还好服侍

皇上的公公们都是忠心不二的人，收下大太子所交之物，准备晚上用上一用。

□□

□□

□□

夜里——

香儿又来到大太子住所，陪大太子喝酒，只是两人都低着头闷酒，谁也没想要打开话匣。

而远处又传来号角、铜钹、招魂铃、小鼓的声音！今儿个刚好是第三十五天，也就是“逢七”作法的大日子。

但见二太子行宫后院摆着一个八尺高的法坛，法坛桌上有一尊稻草人，稻草人下面放着一张黄纸，不知写着什么？

只见法坛四周插满了奇形怪状的三角旗。

婆罗门教的安全公子身穿一件白袍，披发垂肩，拿着三炷香口中念念有词，遥对着皇上寝宫拜了又拜。

而在法坛下的红衣喇嘛快速地绕着法坛，时而吹号角，时而猛摇招魂铃，在法坛下绕行七七四十九圈后，全都打坐于地上，随着鼓声口中念念有词。

突然正在法坛上作法的安公子，全身发抖了起来，使得用桌子叠起来他所站的地方剧烈地晃动着。

安公子好似受了什么巨大阻力，手中那三炷香使尽了力气，就是插不上香炉之中，看得二太子殿下一愣一愣的。

突然安公子大喝一声，咬破自个手指头，将血点在眉心上，然后用着破血剑招在三炷香前后左右上上下下划动。

只听安公子又大喝一声，双手握着三炷香猛然地往稻草人前的香炉插了上去。

奇事发生了，当安公子三炷香插上去后，整个香炉“轰”了一声，冒起一阵浓烟，在浓烟中亦可看到刚插进香炉的三炷清香，射向高空而不知去向，整个法坛剧烈的晃动，稻草人在桌面上跳动着，想飞出去却又飞不出去似的。

“哇”一声！

安公子哇出一口血箭，整个身子向后一仰，在空中翻了几个筋斗，才“砰”一声倒在地上。

继而打坐的四名红衣喇嘛也喷出了一口血，神情萎靡，好似受了伤，倒在地上喘息着。

二太子殿下一惊，奔了过去，口中道：“安公子，你怎么了……”

“不要碰我！”

安公子大喝声止住二太子殿下。

安公子忙又道：“快拿一盆清水来！”

二太子即吩咐下去，不多时一名随从便端来一盆清水，放在安公子面前。

安公子从袍袖中拿出一张黄纸，用流血的剑指在黄纸上画了些符咒，只见符咒自燃了起来。

安公子便把烧起来的黄纸丢到了盆中清水。

奇事又发生了，但见那盆清水好似被火煮成沸腾般，且从水面上升起一股白烟，凝聚在盆面上不散。

安公子又念了咒语，大喝一声：“开！”

只见盆上白烟翻涌到盆旁，清水现出了皇上所卧之处。只见披头散发的皇上被十几名公公按压在床上，不断地挣扎吼叫着。

安公子看到了皇上龙床上贴满了符纸，口中道：“原来如

此。”

此时躺在床上挣扎的皇上被一名公公往胸上一按，那名公公手一滑推开了皇上的衣服。只见皇上心口上有一面八卦镜，而镜中射出来一道光芒。

“哇”了一声！

安公子双手捂住了双眼，从双手指缝中源源不断流出鲜血，而口中又哇出一大口血来，变成个血人般。

再看倒在地上喘息的四名红衣喇嘛，好似跟安全公子心灵相通，也各自喷出一口鲜血。

“怎会这样？来人啊！快扶他们进房疗伤！”二太子惊慌之际，忙下令道。

安公子被两人架起时，忙道：“太了殿子，不用替我们疗伤，你快赶去皇上那儿，将他床上四周符咒撕毁丢到粪池里，再将皇上心口上那面八卦镜砸碎，我们的伤自然会好起来的。”

二太子闻言一愕，心中道：“他真能有父王那边的影像？”

原来二太子不懂此道，只奇怪着一盆清水为何会起浓烟，就在浓烟散开之际，他也探头过去瞧，却只瞧见盆底什么也没有。

二太子半信半疑之际，他的一名心腹神色慌张地冲了进来，礼也忘了，即在二太子耳中低声说着。

只见二太子闻言，瞪起一双大眼，忙道：“快扶这几位贵人在房中躺着。”

二太子忙对安公子道：“安公子所言不虚，父王那边不知被谁贴满了符咒，我这就去毁了它，顺便察看看是谁破坏我大计？”

安公子忙将一包东西交到二太子手上，在他耳中低语数

句，二太子点了点头，便如飞而去。

二太子似飞一般地冲进了父皇寝室，二话不说，便将床上四周符咒撕了下来，再撕成碎片，往床下皇上的便器丢了进去。

二太子又将皇上心口上那面八卦镜取了下来，暗中又将安公子交给他的药粉塞入父皇本已大开的口中。

说也奇怪，那包药粉入父王之口后，皇上便不再痛苦挣扎，吁了一口气，看看四周，便安静地睡了。

“是谁这么大胆，未经我的同意私自贴这些东西，害得我父王差点没命！”二太子大吼道。

只见十几名公公都跪在地上发抖着。

“没人敢承认是吧？好，那我就将你们交给刑部，严刑逼供，找出幕后主使之入。”二太子又吼道。

此时一名银发公公突然站了起来，道：“是奴才擅作主张，溜出宫外找道士要些符回来，看能不能医好皇上，哪知会变成这样！”

二太子怒呼道：“哼！洪公公，量你是没这个本事，快说！这东西是谁交给你的？是谁指使你的？”

洪公公忙道：“这事是奴才一人干的，没有人指使奴才。”

此时跪在地上另一名白发公公站了起来道：“这事我可以作证，是奴才擅自放洪公公出宫的。”

二太子闻言，大怒道：“好，你们真是死鸭还硬嘴巴，我就不相信查不出幕后之人，来人啊！将他押到刑部去拷问！”

“皇上万岁，万万岁！”

两名年老公公对着卧在床上气若游丝的皇上磕头大叫道。突然两名公公就趴在地上寂然不动的跪着。

“启禀太子殿下，洪公公、张公公畏罪已咬舌自尽。”

一名闻声而入的侍卫一推两名公公倒地，检视后恭声道。

二太子哼声对着只剩七名公公道：“死了两个，还有你们七个，我就不相信查不出来，来人啊！把他们全押下去，交给刑部审问。”

“太子殿下，饶命啊！我们真的不知道！”众公公磕头哀求道。

突然宫外传来宏声道：“太后驾到！”

二太子闻言，赶忙整理衣衫，跪了下去道：“孙儿叩请太后金安！”

只见一名白发皤然，气度高华雍容的老太婆，拿着龙头拐杖，不用身旁奴婢扶持走到了皇上寝宫，坐上了金椅。

二太子忙道：“启禀太后，这几名奴才擅自作主，从宫外搞来怪东西，差点害死皇上……”

“不用说了，哀家都知道了！”太后威严地道。

二太子忙道：“孙儿想将这些奴才交由刑部尚书魏大人那儿定罪。”

只听太后叹了一口气道：“殿下，他们都是跟皇上一块长大服侍皇上一辈子了，他们见皇上病情未有起色，每况愈下，才出此下策。无疑的表示他们对皇上的忠心，虽犯下大错，不过洪公公、张公公已经以死谢罪，哀家能不能替他们求个情，相信皇上醒来也会谅解他们一片苦心。”

二太子闻言，只好道：“孙儿遵命！”

太后忙道：“你们还不谢过太子殿下！”

七名公公忙对二太子磕头称谢，继而痛哭流涕地对太后谢恩。

太后忙道：“你们几个就跟哀家到‘宜慈宫’来服侍哀家，这儿就交由二太子调派人手来服侍皇上。”

七名公公闻言，个个喜极而泣。

总算太后英明，不然这事恐怕二太子殿下不会就此罢手的，而惨歪歪的便也是他们这几位了。

太后点头叫他们都起来，又对二太子道：“殿下！”

二太子忙道：“孙儿在！”

太后叹声道：“这一个月来，你代皇上处理朝中政事，哀家不便过问，不过哀家听到有许多文武百官怨声四起，这可不是好现象。”

二太子闻言，正想辩白一番。

太后却挥手止住他道：“不用说了，你自个好自为之，你好不容易回来，可别触怒皇上，又把你赶回去，这是哀家所不愿见到之事。”

二太子心中恨声连连，口中却道：“孙儿会检点自己！”

太后点点头道：“起驾回宫！”

“送太后！”

二太子忙又跪了下去，恭送太后回宫。他见到了几名公公跟着太后回宫，可真恨得牙痒痒的。

二太子调派人手后，便马上赶回住所。

当二太子赶回宫中，只见安公子、四名红衣喇嘛好似没事儿般，坐在厅中谈笑着。

“吐血又瞎眼的人，一下子就好起来，真是奇也怪也！”二太子心中暗道。

此后二太子对他们可变成奴才般，再也不敢摆个太子架势，不然一旦翻脸，他可是引狼入室了。

□□

□□

□□

皇宫大内这么一闹，已经五更多了。

只有大太子与香儿还老神在在，相对敬酒，一语不发。

一阵鸡啼后，香儿才道：“时候已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明晚奴婢再来陪太子殿下喝酒。”

大太子点点头，忙道：“早上你回去，是不是众人对你起了疑心？”

香儿叹道：“可能吧！”

大太子忙道：“我这儿有一道消息，你带回去，你就说我醉后说出了一品刀铁朴铁大人一伙已来到京城，且与我联络过了。”

香儿闻言，忙道：“这出卖朋友不太好吧！”

大太子笑道：“你尽管说，铁大人乃京城神捕，对京城又熟，皇弟就是派出八成人手，也难找到他们；况且连我都不知道他们一伙罪犯躲在哪儿。”

香儿点点头道：“那我就据实说了，我走了，你快睡一觉吧！”

大太子笑了笑便送香儿出房，见她穿过庭院出了大门，才走回房中发怔。

血狼女进房后，皮在痒两人才从床下钻了出来。

欠揍对着皮在痒道：“哇！一整夜太子殿下与香香姑娘对坐干瞪眼，没说一句话，大哥大，你行吗？”

皮在痒嘻笑道：“你干脆把我打死算了！”

血狼女娇笑道：“到现在你才知道你是个‘长舌男’‘鸡母

卡称’啊!”

“谁是‘鸡母卡称’?”铁朴推门进来，笑问道。

“他!”

皮在痒指着血狼女。

然而欠揍、血狼女及一向不苟言笑的大太子也指着皮在痒。看来这几日相处，大太子殿下也吃了皮在痒不少欢乐口水。

铁朴忙道：“大哥大真有你的，你这次瞎猫碰上死耗子，给碰对了，皇上果然是中了邪法。”

铁朴忙将从太后宫中几名公公口中得知二太子昨夜进宫之事说了出来。

大太子闻言，叹道：“唉！为了我，却害死洪公公、张公公两人。”

皮在痒忙道：“殿下不必太过于自责，两位公公以死护殿下，就是期望殿下能挽回大局，说不定他们上天堂比在世间好多了。”

血狼女笑道：“你去过是不是？不然你怎么知道？那地方真的比人间好？”

皮在痒嘻笑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一定是我先去的，到时候我就在天上拿棒槌等你们，谁来了，我就一棒打他下地狱。”

欠揍拍拍皮在痒的肩，笑谑道：“放心啦！谁叫我们是哥俩好，一对宝；你一棒打下来，我会顺便拖你下来，这样大伙一起才有伴。”

皮在痒哇哇大叫道：“我真是上辈子欠你们的，这辈子出来讨债的是吗？”

欠接嘻笑道：“对呀！”

铁朴敲了他一记响头，笑骂道：“对你个头啦！被设计去了，还说对！”

经他们这一闹，气氛显得欢乐起来。

此时皮在痒又道：“果然被戴大人给料中了，皇上是中邪法，那铁阿哥可要再出宫去找‘清观道长’要一些破法的宝贝了。”

铁朴忙道：“不行啊！清观道长有交待，非得四人去才行。”

欠接道：“这么麻烦啊！”

血狼女道：“什么麻烦不麻烦，二太子带来五个人，我们才四个人，我还觉得力量太单薄了些。”

皮在痒正色道：“事不宜迟，咱们得赶到清观寺，晚上回来保护太子殿下，监视香儿，所以咱们赶快出宫。”

铁朴惊道：“你有没有发烧啊？现在可是大白天，想溜出去谈何容易！”

皮在痒嘻笑道：“偷溜不行，咱们就拿假护照蒙骗过关啊！”

“什么叫假护照？”欠接愕道。

皮在痒嘻笑道：“所谓‘假’乃非自己所有，护照嘛！就是代表一个人的身份，懂了吧！”

血狼女忙道：“真是‘长舌公’，说话还绕一个圈子。”

□□

□□

□□

宫中小太监很多，乃训练后递补上老而退休的公公，这堆

人又多，皮在痒他们就好过关了，倒是铁朴可要另想办法。

不过最可怜的还是欠揍了，可怜的欠揍好不容易才“有毛初长成”，为了变成小太监，那性格的络腮胡一根不剩。

铁朴与皮在痒就相约在城郊以东五里的“忠义亭”相见。

“喂！欠揍，你干嘛顶着一个苦瓜脸，我还不是一样‘落胡为公’了！”皮在痒笑道。

血狼女笑道：“就是说嘛！你又不是被阉了，从此长不出胡子来！”

“哦！连这话你也敢讲！”皮在痒惊笑道。

血狼女哼声道：“为什么不敢？我们女人就是有许多话不敢讲，才每次都骂输你们这些臭男生。”

欠揍苦笑道：“人家是想好不容易长出胡须来，想留长将来剪掉做成一只毛笔，当作家宝。”

“砰”一声！

皮在痒闻言，故意滑了一跤，摔在地上笑得抽肠。

欠揍叫道：“我是‘短胡须为君剪’，心疼得很，你还笑！”

皮在痒笑道：“我听过‘胎发’可制成毛笔，这可是我头一次听到‘胎胡’也能做成毛笔！”

欠揍忙道：“都是毛，为什么不行？”

皮在痒促狭道：“那你为什么不剪‘那个’毛来当毛笔？这样不是更有纪念价值，意义非凡。”

血狼女闻言，一脚踢过去，叫道：“拉沙鬼！”

皮在痒摸着“卡称”，笑道：“你不是百无禁忌？”

血狼女凶道：“你再讲，我可要抓烂你的嘴！”

皮在痒笑道：“不讲就不说，何必那么凶！”

欠揍笑道：“哇！母老虎发威了。”

皮在痒敲了他响头，叫道：“都是你起的因，还笑！”

欠揍笑道：“我才生一个‘影’，谁叫你却生三个团仔，被打活该。”

皮在痒哼声道：“想拿胡须制毛笔，你也不想想你那胡子硬得跟针似的，笔一沾纸就刺个洞，还写个屁！”

欠揍笑道：“我不会用铁片当纸，写成‘铁板书’，永传于世。”

皮在痒叫道：“你还真‘凶本’，浪费什么‘铁板书’，当卖牛排的‘铁板烧’还差不多。”

只听坐在凉亭，身穿宫中禁卫服的铁朴摇头道：“你有完没完啊？我看打从出宫到这里，你们所说的话如当石子铺路，也铺满整个天下了。”

皮在痒嘻笑道：“太夸张了吧！”

铁朴笑道：“我才不跟你抬杠，我要保持体力爬山呢！”

皮在痒忙道：“什么？还要爬山？”

铁朴笑道：“三千六百个石阶，够爬的吧？”

欠揍忙道：“你在‘骗鬼抹呷水’，京城方圆一百里也没这么高的山。”

铁朴笑道：“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喂！我可要事先说明，等一下爬山的时候，可不要口出秽言，污染人家清圣之地。”

皮在痒笑道：“那我唱歌总可以吧！”

铁朴笑道：“那时你如还有活力，就尽管唱吧！”

铁朴等人换上劲服后，便往‘圣山’而行，当他们来到石阶之前，便有一名中年道士守着。

那中年道士双手合什打个问讯道：“无量寿佛，各位大德